

刘 恪◎著

以北京众生相为代表的新都市小说

空裙子

Kongqunzi

一部现代小说文体创新的力作
以北京众生相为代表的新都市小说

集梦幻乡村的湖光山色与巴洛克风格的诗意语言追求
一部划时代的先锋性杰作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空裙子

刘 恪◎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空裙子 / 刘恪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306 - 6059 - 1

I. ①空…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725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31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目录

空裙子	001
第九街区	024
向日葵	045
树的舞蹈	069
云上树杈	087
无相岛	102
天衣的缝隙	118
乡镇雨丝	132
生物史	150
民俗考	165
秘密	182

目录

谱系学	192
双叶树	212
民间格式	230
缘与债	247
欲望的鱼	262
卡布其诺	281
爱的野百合花	321
裸体荷花	371
后记	401
附录	
刘恪主要著作目录	405

空裙子

诗飞说,婉儿,我们去西单百货大楼。婉儿没吱声,躺在沙发上,两只手在茫无目的地绞着一条苏绣小手帕,那朵花便在她食指,中指之间颤动。她的眼睛漠漠地看着门框,仿佛那金色的锁把是一个钉子,把她的视线钉住。诗飞梳头,画眼线,涂口红,把一切收拾停当,婉儿,咱们走,婉儿依旧绞动着那朵花儿。只是把视线从锁把移到了台阶上。

哎哟,我的姑奶奶,你也动一下,都压着我的双肩垮了。诗飞拽着宋婉出了门,婉儿一只手在诗飞怀里,身体有些侧,活活一个诗飞的拖斗,只是左手指之间的手帕在腰间飘着,视线被拖得一路飘飞。打车,上车,红绿灯,停车,到了百货大楼的淑女部,诗飞依旧还拉着婉儿,上了楼,诗飞说,我们买条裙子吧,宋婉说,随便。

架子飘动的裙子窸窣如叶簇,飘逸如飞羽,百褶裙波浪起伏,鱼尾裙飘动如带,A字裙突出腰的纤细,筒裙更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是,把街上女人的生活随机地挂在展架上了。诗飞又想把它还回生活。诗飞说,我们挑条短裙,我要红的,你要黑的。婉儿眼神在裙裾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手扶着裙架说,随便。诗飞皮肤不如婉儿白,所以她让婉儿挑黑裙子自己挑红裙子,她们身材差不多,诗飞不断更换裙子在婉儿身上试,婉儿便是厅里的一个模特儿,惹得许多眼睛都朝这儿飞,但婉儿浑然不觉。这时有位男士带着女人挑裙子,眼光净在诗飞和婉儿身上抚摸,诗飞眼睛犯坏地向他飞媚眼,弄得那男人抓耳挠腮。诗

飞小声对婉儿说，你看我怎么修理这男人。婉儿说，随便。

诗飞手中举着几条裙子比划，不满意地顺手递给那男人，拿着。那男人笑眯眯地看着。不时地说，这好，那好。并把裙子在诗飞身上贴，感觉男人的手在她身上不停地挑剔。诗飞选了两款说，我试试。试衣间出来，提着裙腰，那肚脐眼儿便在裙腰上下滑动。怎么样。她问。男人说很好。哎呀，这右边裙上吊的一个啥。那男人伸手去拍。突然，裙子掉下来，诗飞露出三角裤。她连忙喊，非礼，抓流氓，他，他非礼。诗飞也不提裙子，一手抓住他，这时四周的人都围来了，那男人的女朋友也来了，看场景，气得在男人脸上扇一耳光。赌气跑下楼了。

男人咬着牙说，好，你狠，不就想让我给你买条裙子吗，没问题，我乐意。那男人倒大度，挺沉得住气。

诗飞这才提起红裙子笑笑说，是我不小心。

买了一红一黑两条裙子，又配一黑一红两件上衣。付款时诗飞自己去掏钱，没想那男人还顶真，把两套衣裙钱都给付了。付款用的是VIP金卡。男人笑嘻嘻地，小声对诗飞说，姑娘，你要能，能把裙底下那条底裤给脱了，我这牡丹金卡也给你。顺手便塞给诗飞一张名片。

诗飞哈哈一乐，做你的大头梦吧。

回家后，诗飞把两套衣裙挂在客厅里反复地看，婉儿依旧躺在沙发上，眼神无主，手指绞着那苏绣手帕。诗飞说，我本意只想整一整这条色狼，没想到他倒挺大度，还是个老总，狗屎。诗飞一连乐呵了好几天。

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宋婉刚从南方来北京，和陈诗飞在槐荫寺胡同两人合租了一套两居室。

爱上一个人还说什么

诗飞的男朋友叫赵逸雪，在燕京理工大学读博士。诗飞去年去人民医院看望姨父。诗飞说话嗓门大，说不上两句话便哈哈地乐，和姨父对床一位戴眼镜的人，总是皱着眉头望望，诗飞姨父便拍拍她，小

点声音，人家博士读书要安静。博士，诗飞一家三代没有大学生，她是技校毕业便招到商业部门做营业员，在槐荫寺胡同口的物美超市，平日博士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词，听说博士，她好奇了，看看博士读的书《混沌的本质》。混沌，混沌还是一门学问，给我说说，混沌是什么意思。博士用食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混沌便是错综复杂，模糊一团的杂乱无章状态。它是研究有序与无序的系统转换，在非平衡非线性条件下，物质系统的运动变化达到某一关节点，某关键参数变化到达一临界阈值，或超过该阈值，便会产生混沌。博士眼睛闪闪烁烁地在书本与诗飞间游动，诗飞抓过他的那本黄皮书，飞速翻了几页，嗨，这么麻烦，干脆你说混沌做什么用。她眼睛亮晶晶盯着博士，还不时地眨眨眼。博士说，气象预报，山体滑坡，雪崩都含有混沌原理。最后他指着一玻璃水杯说，你看水杯这是平静的白水，他倒另一杯开水，指着上下翻动而冒汽泡的开水说，这是混沌的。过去认为白水是有序的，开水是无序的，混沌学正好说明开水是有序的。诗飞哈哈一乐，看看你这人，啰啰唆唆，不就是把有条理的弄乱了，我那宋婉便是混沌。

嘿，不能这么简单类比。逸雪讪讪地说。

不就是那么回事，我看你就是个混沌，哈哈，还一锅粥呢。诗飞拍拍两腿，好啦，我走了，说完留给了博士一个电话号码，在门边她低声说，傻博士，好哄。

没想后来博士并没打电话找她，诗飞再去人民医院时那博士已经出院了。嘿，鱼儿不咬钩。

诗飞在超市每日清点货物，收进卖出，在架子间和各种物品打交道，日子久了，她觉得自己便是货架上的物品，每日是那么呆板地忙碌着真没意思，因为她活泼，认识很多顾客，她发现自己不过是把批销商送来的物品，每日里分送给顾客，如果自己把批和销都做了呢，赚的钱应该比现在多一倍，便利，她两头都熟，开始找准批的渠道，她吃惊了，凡厂家都最喜欢批发，什么货都进，国外的代理商多得不得了。于是她先用电话订货，用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顾客，销路不错。试

一两个月，便辞职干起来。利润不断上翻，不过白天四方八面地跑，可够累的，开始还记得那傻博士后来便淡忘了。一日，她去大钟寺批发市场盘货，在闹闹嚷嚷的门市里盘桓，抱着拎着一大堆货出市场大门正好和一个人撞上，嗨，傻博士。博士推推眼镜看看，是你，瞧你这大包小包的。

快，快帮帮忙呀，拎着。诗飞一点儿也不客气，在马路边招了一辆出租，喂，傻博士，走，帮我拿回家，中午我请你客。出租车弯弯拐拐地进了槐荫寺胡同，博士帮她把东西拿上二楼，厅里全是诗飞办的各种货。然后热情地给博士介绍。最后在一个小酒馆吃饭，两人各喝了一瓶燕京啤酒。喂，你怎么去市场了。诗飞举着酒杯。

哦，我去买点日用品，手巾，牙膏，肥皂之类，那家市场便宜。博士说着，自觉有点不好意思。

嗨，你不跟我说，我做这个，送你，不是给你电话了么，干吗，怕我粘上。她眼睛亮亮地盯着博士，博士想了半天，电话号码丢了。诗飞便要了博士的宿舍电话，饭后打了个出租车，塞了五十元钱给司机，到燕京理工大学，找零给这位先生。诗飞很高兴，第二天便准备了一包日用品，包括指甲刀，剃须刀一应俱全，打一个车便去了理工大学，在那个窝里捉住了博士，交往从此开始。博士家是平谷的，离市区比较远，周日也不回家，诗飞便把他接到槐荫寺来，宋婉认识的博士几乎对异性没什么反应，把几个指尖伸给博士，象征性地拉拉手，哦，坐，随便。他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宋婉看电视与众不同，从来不选台，打开电视便看，广告也一样，那种五颜六色的闪动在脸上很灿烂。

如果博士和宋婉同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两人几小时都不说一句话，博士也不换台，不乐意看了，便看他随身带的专业书。整个屋子只有诗飞的声音与电视唱和。

镜中的弱点

诗飞和博士交往了两个月，还相敬如宾。诗飞想这个傻博士还没

开壶，你得勾引他。首先带他去槐荫寺电影院看电影，用手挽住博士的胳膊，博士把胳膊夹得紧紧的，她把头靠在博士的肩上，博士便闭上眼睛。诗飞穿了那套上黑下红的裙衣，问博士，好看吗。博士说，好看。但并不动手，紧张地站立一旁，喂，我说你是个木头人。她把腿抬起来放在博士身上，博士连连后退，诗飞一把抓住他，你有病啦，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紧张啥呀。

没啥，没啥，有点不习惯。

这种暗示性的勾引对博士没用，索性摆明了来，赵逸雪来一般都是预约好了的，天热，逸雪敲门时，诗飞便穿一个吊带短裙迎接他，内里也没戴乳罩，两个大乳房露了一半，晃晃悠悠地，弄得逸雪脸如同泼了猪血，把眼睛转到别的地方，诗飞便抱着他脖子，如今中学生都同床共枕了，你都博士快毕业了，不成还是个童男。真没用。

谁说的，我交过女朋友。博士咬着牙说。

那好，你咋抱女人的，试试。诗飞横在他面前，撅着嘴，张着双臂。赵逸雪手忙脚乱却不得要领。

你看过电影没有，学着那老外用双手抱女人。

逼急了，赵逸雪双手一搂，拔萝卜式的一提，把诗飞倒过来，弄得婉儿在旁边也笑了。这傻博士提着诗飞，送到东边一间房里，诗飞便抱着他在床上混混沌沌地滚起来。喂，把门关上。婉儿在厅里喊。

诗飞一脚把门踢上，接着便哼哼唧唧地在傻博士身上亲吻，他的皮肤质地很好，汗毛茸茸，浸出一些湿润，但身子发僵，手臂与腿分明在抖动，她在皮肤上抚摸着，一如有弹性的织品，用手指在他身上摁出一个个的窝状，诗飞便从胸口吻上去，舔舔脖子，用嘴唇夹着他的喉结，弄得逸雪大气滞塞，她使用乳房在他身上弹压，小鹿那样一撞一撞的，用腿部膝盖在逸雪腿上蹭，蹭到腹部使用身体去压，渐渐，她感到了逸雪身体的反应，诗飞便给他脱衣服，衬衣是从脖子后拉出来的，嗞啦，一声皮带声，接下来是清脆的皮扣响，铮铮亮亮的声音飞满了屋子，还有嗞嗞的裤门拉链，诗飞上下回拉了几次，总是推不到头，

诗飞只好下床，扣住两个裤口如同拉床单一般，诗飞也把自己剥得像竹笋那样，两人在床上气喘吁吁，诗飞呻吟也变成了喊叫。

正在火候之时，嘭嘭地啪门声，傻博士一个九十度弹起来，溜下床站着，一手去拿裤子。诗飞吼着，谁，干啥。

我，宋婉，飞飞，你火炉上烧的开水响了。

你是愚蠢，还是犯坏，关了火，不就成了。

哦，那好吧。听到婉儿踢踢踏踏地拖着鞋去了厨房。

站着的赵逸雪却像根木头柱子，诗飞再次把他移上床，拥抱，亲吻，包括用手去做一些辅助性动作，可那傻博士却是泄了气的皮球，任诗飞百般挑逗就是没有动静。气得诗飞在他身上拍打，撕闹，最后在博士肩上狠狠咬了一口，咬得博士跳起来，哎呀，你属狗。他看着诗飞牙齿和唇上的一点一滴的血痕，极为恐惧地套上一件衣，跑到了客厅，婉儿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瓜子壳儿在空间翻出一条弧线掉在傻博士身上，婉儿眯着眼说，泡茶，一遍药，二遍茶。刚好炉上水开了。

诗飞自个跑到洗手间，冲起澡来了。

世界的真相

诗飞和宋婉合租一套房子是袁新副总经理帮的忙。诗飞家在帽儿胡同，家里父母亲，哥哥姐姐，很不方便，她在超市嘟哝了几次，没下决心，袁新是总公司副总，那次开着车给槐荫寺胡同送货，诗飞觉得这人还行，做老板还亲自干活儿，便和他聊天说到租房，袁新说到槐荫寺有一套房出租，我可以和房主说说，便宜一些，正好他一个南方亲戚也来北京，这样你们可以合租，于是宋婉来了。

宋婉在总公司里做会计。每天都是严格的上下班，去总公司骑车也就十几分钟，宋婉是一座走得精准的钟，除了上班全在家里，除了诗飞带她玩儿，也没任何朋友，仅袁新开车来带她出去过有数的几次。她俩租一套房子双方都很满意。宋婉是那种安静慵懒的江南女孩，她所有的东西都听其自然，从不归类整理，床上衣服，被子都一团

一堆,每天睡觉便在床上扒出一个洞穴钻进去,卧室桌上有书,杂志,废纸,粉饼,唇膏,香水,眉笔,各种化妆品和帽子,手帕,袜子,梳子乱糟糟地放在一起,一张小桌上有好几十样东西,好笑的还有一盆塑料花,有些贝壳,或者零乱的首饰,如耳环,项链,头饰,戒指,首饰盒永远关着,里面是空的,那些首饰工艺品如果不因搬家,它们永远也不会归到盒内。极偶然地化妆整理一下面容,她倒分毫不差地找到需要的物件,诗飞记得她精心化妆也许就两次,一次去保利大厦看歌剧,一次去首都音乐厅听交响乐。那是袁新开车在胡同口接她去的,似乎没什么可以怀疑的,因为那两次是诗飞陪着一起去的。

诗飞和她不一样,她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像大百货商场的货架一样,整齐,醒目,而且物品之间还注重呼应,视觉效果很好。她说一个百货超市,看来有个百种物品,但没一样是多余的,件件物品都是因人而用的。所以,诗飞室内从没有多余的东西,卫生巾的塑料套,扎头发的橡皮筋,发卡,用到半寸的眉笔,凡属不用的都视为废弃物,她都作为垃圾当日清扫,她对宋婉说,人不能和垃圾活在一起,把该扔的东西保留着,人也成垃圾了。

婉儿说,人是自然的垃圾。

因为爱整齐干净所以收拾屋子的事儿都是诗飞干,诗飞爱说爱笑爱闹,每天总是动的,坐在沙发上没有一刻是安静地,躺着看电视还不停地换台,而婉儿永不换台,可两人没有矛盾,诗飞怎么换台,婉儿总是全神贯注地看,于是诗飞问,婉儿,你看的啥呀。婉儿温温和和地说,人影儿,颜色,声音,听听声儿就行,有色彩在眼前晃来晃去,世界给你什么都行,你接受它。你无须要挑挑拣拣,所有东西都是有用的。婉儿的好处是诗飞让她做什么,她都很乐意去做,可是没一件能做好的,例如拖地,婉儿拖过的地比原来还脏,满是脚印儿。让她洗菜,她把菜心扔了,留下了老菜叶,那就甭提做饭,每次都能把鸡蛋炒得黑糊糊的。时间一长,诗飞明白了,什么也不能指着婉儿,例如在街上让她拎鸡蛋,或者守一会儿塑料包,那一准东西丢了,回家时,一兜

鸡蛋全碎了。气得诗飞骂她，你是个死猪，我养一只猫咪还能抓抓门。

婉儿不恼，笑笑。当什么紧，再去买呀。好在婉儿金钱也是如此，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一切都由诗飞安排，开始诗飞让婉儿全部承担水电费，不仅如此，婉儿还把全部电话费也交了。她并不清楚是每人各交一半，时间长了诗飞觉得欺心，自己也去交一交。很公平，她多干点活儿少交一点钱。有一次她收拾屋子，试着也把婉儿的屋子收拾一遍，天，花了整整一上午，清出来的垃圾，她拎了五六袋。终于婉儿的房间有顺眼的一天，晚上，婉儿在自己的房间里惊叫起来，非常恐惧地跑到诗飞屋里说，我的屋子被偷了，所有的东西找不着了。

诗飞说，哪有小偷帮你收拾屋子的，我给你整理了半天。其实，不难，你每天只要顺手把东西归位就可以了。可是接下来几天，婉儿上班总是手忙脚乱地找不到东西，飞飞，我的丝袜。飞飞，我的口红。飞飞，我的手帕。几天后婉儿平静了，显得很有序了。可一看她的屋子又是一片乱糟糟的，诗飞叹了口气。天性如此。

风中舞蹈家 和下午茶

诗飞那次性爱未果，自然抱怨婉儿，婉儿很惶恐，说自己不懂男女之事的复杂。于是诗飞便把性爱当知识教给她，谁知道这种教科书式的性知识并不能启动婉儿，她往往提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例如男人女人做爱是男人在上还是女人在上。除了床上，在别的地方还怎么做爱。做爱是否一定要接吻。诗飞说，婉儿，你是一个十足的尤物。婉儿，马上会问，尤物是个什么东西。还有类如为什么要接吻，两个嘴含在一起多不卫生。婉儿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基本常识，一个人要求你回答常识，除了沉默，你还能如何回答，诗飞只好叹口气说，婉儿，你是一个没有奶大的婴儿。

让诗飞没想到的是赵逸雪也是一个没奶大的婴儿，什么都得诗飞教他，这个傻博士经常走路处在茫然冥想状态，面对车辆与行人不知所措，诗飞告诉他，你走马路牙子，顺着人流走，别逆行，过马路首

先看车的方向,再看人。在十字路口如何拐弯,分岔。迷了路找站牌,先把大方向弄清,再说街道胡同。这些常识诗飞教过无数遍了,没用,只要上街赵逸雪仍然是糊涂的。诗飞觉得傻博士问题比婉儿严重得多,因为他屡教不改。

那次性爱失败,诗飞便告诉傻博士如何做爱,所有东西都说明白了,但一做爱又不成功。诗飞以她中学就培养起来的性爱经验,很有耐心地辅导,博士单独一个人,那器官甚是威武生猛,但一抱着诗飞的肉体就不行了,诗飞想日子长了,习惯就好,她自嘲地,我都成教母了。不过和博士交往又带来另一面,博士专业精通,很受导师的看重,因而诗飞也能和许多科技人才打交道,懂得了电子管,集成电路,芯片以及许多电器,一样电子配件挣的钱够她买一车卫生纸,于是拉着博士做电子配件的生意,博士说这些东西头头是道,对原理,结构,性能,使用范围都如数家珍,这很重要,博士只知道科学的物件,和物品的组合使用。诗飞却知道在哪个区域内给送出去,并把钱赚回来。诗飞便再也不去那些便利超市,而是去国贸大厦,丰联广场,时代商厦。还会见了许多国外老板的中国代理。

周末她和博士电话联系好去香榭花园找詹姆斯谈一单芯片生意。詹姆斯是某电脑集团在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诗飞找他谈过几次,博士是内行,对元件性能,质量,型号都了如指掌,实际是博士谈质量,诗飞谈价格。这詹姆斯是个中国通国语说得比宋婉还流利。懂谈判艺术,顾客心理,每次都谈得差不多,可到签合同关便卡住。洋鬼子每次都很客气,让你无法回绝,那双蓝眼睛在诗飞的身上照耀。诗飞突然明白,这洋鬼子有歪心眼儿,她每次都与傻博士同去连私房话都没法说,有了。诗飞用手机告诉逸雪,你去我宿舍,宋婉在家。我去单刀赴会,一定得把合同拿下来。

诗飞第一次去香榭花园找到C座,用手机和詹姆斯联系说,今天咱们不谈生意,请你去零点水榭喝咖啡。没想到詹姆斯答应了。诗飞看了看这种花园式建筑,很漂亮,都是三层小别墅,有人造小河,假

山，每栋别墅都配有一个小花园，够牛的，这些老外跑到中国来享乐。詹姆斯开出车，诗飞钻进去很快拐上三元桥，然后三环，二环上平安大街。他到了前海选了一个极安静的咖啡屋，这一路詹姆斯的身体语言很明确，诗飞便主动挽着他的胳膊，款款而行。在咖啡屋詹姆斯要的摩尔咖啡，诗飞要的卡布其诺，他们两个闲聊，天，这洋鬼子知道的远比她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更多。诗飞只是一个技校生在文化上露出许多短来，于是诗飞只有装纯。一脸幼稚，一脸灿烂，逗得詹姆斯心花怒放，泡吧是有闲阶级的享受，慢慢喝着，吃着西点，东南西北全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自然少不了调情，詹姆斯身材高大，一身金黄色的汗毛，每根足有半寸，活活披一张金色毛毯，平时没注意，当詹姆斯伸手过来拍拍她的脸，看到他胳膊上的毛孔，足有针眼那么大，活脱是一张白猪皮，黄狗毛，还带有浓厚的腥臊，初闻这异味不难受，可滑入咽喉心里就有些翻涌。

诗飞皱皱眉头，詹姆斯问：怎么啦，不舒服。诗飞掩饰，摆摆手，没什么，刚才呛了一下。他们这一聊，也就从上午到下午了。很顺利詹姆斯答应了诗飞的全部要求，星期一到国贸大厦他的办公室签合同。

诗飞在平安道上打了一辆出租，很高兴，这是她做的最大一单生意，实际是把美国元件倒进国内，诗飞是让这批货进厦门，在福州沿海组装，然后运到北京，从中关村的科龙大厦散到全国各地。仅这一单利润是好几百万。出租车进了槐荫寺胡同。诗飞回家，敲了敲门，没人。她打开门，厅里空的，难道逸雪带婉儿出去玩了。

诗飞看看自己房间，空的。厅内如故，她再去宋婉的房间，门是虚掩的，宋婉在睡觉，不对，这都下午四点多多了。诗飞推门进去，哇，逸雪和宋婉相互搂抱着，睡得正香，诗飞头一大，揭开毛毯，两人身子光光溜溜。诗飞又轻轻盖上，退回厅内，躺在沙发上，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傻博士倒和婉儿操上了。他怎么就和自己做不成。天杀的，我花了多大力气都没成功，而婉儿得来全不费工夫，真是造化弄人。平心一想，这赵逸雪和宋婉倒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一对宝贝。

诗飞长长地吐了口气，没什么可惜的，中国的男人没一个管用的，再也不找中国男人了。她从洗手间拿出拖把擦地，开始做晚饭，她不习惯吃西点，肚子还真有点饿了。晚饭做好了，赵逸雪和宋婉都起床了，他们没事一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诗飞收拾好了，在饭厅里喊，吃饭。

三人吃饭，很平静，和往日一样。

不能把欲望吃得太饱

诗飞礼拜一去签合同，实际也把自己签进去了。这个詹姆斯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办事很认真，国内的大宗业务每笔都亲力亲为，每年都回美国总部述职一次，遇上紧急事情三两天往返美国，也飞东南亚各国，当然都是为了工作，他们工作和个人行为分得很清，那种敬业精神让人佩服。诗飞第二次来香榭花园时，詹姆斯说，飞飞，我亲自磨一点哥伦比亚咖啡给你喝。他们坐在露台上，整个庭园都在眼底，这里是区域化的别墅建筑，种有玉兰树，梧桐树，在一些池水边还有柳树，树高二三丈，正好把许多别墅隔开视线，草坪之间的小路曲折蜿蜒，有人造拱桥与假山，最让人舒服的是每栋别墅都有个或前或后的花园，小区空气中清新里含有浓厚的植物味。詹姆斯用一只紫色的壶吱吱呀呀磨咖啡，然后倒入咖啡壶里煮，那香气飘出来却是那种煮糊了的米饭一样，詹姆斯问，咖啡好喝吗。诗飞假装高兴，好喝。心里却在骂，猪潯。詹姆斯也许看出来诗飞不喜欢浓咖啡，便带她看酒柜里各种各样的酒，最后挑定一款葡萄酒，在露台的靠椅上詹姆斯告诉为什么用高脚杯喝酒，为什么每杯酒才倒几小口，他说杯脚一般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掌心向上握住杯肚，用掌中的温度把葡萄酒温温地热好。杯子在掌心微微一荡，像花冠一般散开，呷上一小口，让酒味香气从齿垠间浸进去，感觉到有香液在嗓子眼儿慢慢化开，这时候味道便有了。詹姆斯精细地说这一套时，诗飞感到滑稽，那么高大粗糙一个人，把色香味品得那么精细，这反差让她十分不解，酒尽夜阑，微醺迷

人，诗飞站起来真有点晕乎，身体有点轻重失衡，詹姆斯弯下腰，左臂在腰上，右臂在膝弯之上，轻轻一托，诗飞腾空了，有种童年摇篮状态，老外也不问一声，居然就这么一抬，把女人落入他的怀抱，他把诗飞放在床上替诗飞脱衣服，是一层一层地揭出来的，尽量让衣服质地光滑的身体上挪动，最后，他从壁柜里拿出一件新的苏绣真丝睡袍给诗飞盖上，然后把诗飞身体一翻，诗飞顺势便穿上了，一切都丝丝入扣，然后是诗飞躺在真丝睡衣上，胸部是一个展露的平台，詹姆斯覆下来，那是一张金毛丝的绒毯盖住诗飞，诗飞怎么也没想到他那浓厚的一身体毛竟是那般柔软，在她身体上滑动便是鹅毛在扫她的身体的孔道。詹姆斯并不急着和她做爱，只是细细密密地和她接吻，几乎吻遍了她身体的每一寸地方，最后便是在几个敏感区域内旅行，诗飞由呼吸急促到呻吟，由呻吟到细语，末了细语便成喊叫，詹姆斯善于调动情绪，保持诗飞那种喊叫。那一夜，詹姆斯变着法儿不让诗飞睡觉，半夜时，他抱着她去浴缸洗澡，充分地注满泡沫，一遍一遍地抚摸，给诗飞做按摩，让诗飞的身体有换过几次的感觉，后半夜他们居然在浴缸里做了一次爱。一整夜诗飞都在体验和感受状态，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只汽球，充汽，泄放，再充汽，反复如同一只蹦弹的球，身体便在这种释放中耗尽，黎明来了，也就是夜晚来了，诗飞真正睡了，在香榭花园的C座整整睡了一天，没吃一口东西。詹姆斯出门工作去了，他用电话告诉她，让她等着，共进晚餐，夜里再接着快乐。

诗飞快速地把衣服穿好，也没化妆，急急忙忙溜回槐荫寺胡同家中。躺在沙发上，诗飞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好在赵逸雪和宋婉都在，他们用电话给湘川酒家订餐，让他们把饭菜送上楼来，诗飞痛快地吃了一顿，她觉得这是她生平吃得最舒服的一顿大餐。

婉儿在旁边说，飞飞，你不能这么吃，会发胖的。

换碟 再买一个盘

诗飞和詹姆斯近似于同居又合伙工作，很快便轮了一个春夏秋